

「第一輯」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江蘇人民出版社

宏德學刊

江蘇宏德文化出版基金會 主辦

段玉裁與清代學術國際研討會論文專輯

【第二輯】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江蘇人民出版社

宏德學刊

江蘇宏德文化出版基金會 主辦

段玉裁與清代學術國際研討會論文專輯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宏德學刊. 第一輯/賴永海主編.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214-06673-2

I. ①宏… II. ①賴… III. ①理學—國際學術會議—文集 ②說文—國際學術會議—文集 IV. ①B224.05-53②H161-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246046 號

- 書 名 宏德學刊(第一輯)
主 編 賴永海
責任編輯 戴寧寧
特約編輯 王華寶
出版發行 江蘇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 1 號 A 樓 郵編:210009)
網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團地址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南京市湖南路 1 號 A 樓 郵編:210009)
集團網址 鳳凰出版傳媒網 <http://www.ppm.cn>
經 銷 江蘇省新華發行集團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蘇鳳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蘇鳳凰揚州鑫華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張 18.5
字 數 388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214-06673-2
定 價 50.00 圓
(江蘇人民出版社圖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本社調換)

主 編 賴永海

副主編 王月清 管國興 府建明

編委會 (以姓氏筆畫爲序)

王月清 李光華 府建明 耿加進 黃 誠

聖 凱 管國興 賴永海 鐘海連

發刊詞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此乃古聖賢訓。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弘道爲上，明德爲本，《宏德學刊》即秉此義而創辦。

《宏德學刊》由江蘇宏德文化出版基金會主辦。宏德基金會是我國第一家非公募的文化出版基金會，其創立緣於一批有志於傳承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同仁之宏願，內中有學者、企業家、出版家。宏德基金會以純粹公益性的方式，致力於推進中華傳統文化的研究與成果的展示。而創辦這一學術叢刊，是宏德基金會推動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舉措。

《宏德學刊》願爲立道蓄德之基石。儒士以仁義爲道德，道家以自然爲道德，佛門以慈悲爲道德，雖三家共同造就國學之主體，但我華夏之文化傳統不獨此三家。作爲國內首家文化出版類非公募基金會，宏德基金會以弘揚中華文化爲職志，致力於中華典籍，特別是珍稀文獻的整理和出版，並資助相關重要學術研究活動的開展及其成果的出版。我們希望通過這些基礎性工作，爲國學之光大起到培根植德之效。

《宏德學刊》願爲紹緒傳統之橋梁。宏德基金會作爲公益組織，雖“位卑”却“未敢忘憂國”，希望通過自身的努力，爲提升我國的文化軟實力，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盡一份心力。當今思想愈加多元的全球化背景，正是重建華夏知識分子對道統擔當的時刻，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可以盡棄自己的文化傳統而重新開始。當今世界上發生的若干地區文化動態表明，只有民族文化才是最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精神力量。《宏德學刊》利用經濟、制度與學術實力多重保障的優勢，繼承傳統，貫穿中西，契理契機地厘清、闡明與發揚全球化思維空間內的中華新道統。

《宏德學刊》願爲博採衆家之熔爐。宏德基金會作爲 NGO(非政府組織)，能够更加獨立靈活地積聚各方善緣，承擔學術文化責任。今年六月中旬，基金會發起並聯合南京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金壇市政府，在清代著名語言文字學家段玉裁的故鄉江蘇金壇，舉辦了“段玉裁與清代學術”國際研討會。來自世界各地的教授、專家提交了一批多角度、多層面、高水準的學術論文，本刊藉創刊之際結集推出，意在向學術界、企業界、出版界發出誠邀之聲。

《宏德學刊》兼收並蓄的開放胸懷與敢爲天下先的獨立創新精神，讓我們有肯認世界上一切有價值文化的氣魄。基金會願意與海內外一切肯認中華傳統文化的學術團體、機構、組織合作，共同致力於中華傳統文化的推廣與研究。

有德之人以道爲本，無德之人以利爲本。有德之人有所爲，有所不爲。無德之人無所

不爲。季羨林先生說：“我們必須承認，古人思想中有精華，也有糟粕，加以揀選，是十分必要的。但重點竊以爲應該放在繼承上，而不應放在批判上。”這也是我們的態度。

“以德爲本”是我學刊之基石，“傳承道統”是我學刊之宗旨，“獨立創新”是我學刊之風骨，“融會貫通”是我學刊之氣度，“兼濟天下”是我學刊之願景，薈萃寰宇諸賢是我學刊之期待。

《宏德學刊》宏道養德，既往開新，慕聖希賢，期君降尊以至！

目 錄

段注《說文》的儒學傳統	李建國	1
《說文》段注與佛經音義	王繼如	11
《說文》段注與蘇南吳語俗語詞比較研究	薛正興	22
《說文》段注與粵方言字	文映霞	47
《說文》段注俗語論略	洪若震	62
《說文》段注與香港增補字符集		
——“廢字”研究與漢字規範化	黃耀堃	77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對語文詞典編纂的貢獻	姚小平	88
西方《說文解字》和段玉裁大師的研究	冬瑪軻	98
《說文解字注》和《廣雅疏證》在物之命名緣由探究方面的異同簡析 ..	馬景倫	102
《說文段注》類比字及其同源字	劉艷梅	110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的類比字	張竹梅	116
段玉裁的理論建樹：以《六書音均表》為例（提綱）	魯國堯	125
段玉裁的“同聲必同部”說	趙 航	128
從一個金文形體的識讀談段玉裁改篆成功例	董蓮池	138
論段玉裁對入聲獨立的貢獻	劉冠才	141
在“求是”中“求道”		
——“後戴震時代”與段玉裁的學術定位	吳根友	152
形聲而通訓詁		
——段玉裁漢宋兼容的文字詮釋學	麻天祥	166
《古文尚書撰異》解經的語言哲學觀考論	錢宗武	173
段玉裁與尚書學		
——以《說文解字注》為中心的研究	李 明	184
試論段玉裁的學術思想	李 開	197
段玉裁的兩次學術論爭及思考	劉躍進	205
思想史視域中的段玉裁	陳 堅	213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的哲學解讀	譚 潔	223
段玉裁論明世宗非禮	張 琴	230

段玉裁著述及其版本考略	王華寶	237
經史之爭與乾嘉學術知識的獨立、分類和整理		
——以章學誠與龔自珍的六經皆史論為中心	孫邦金	245
段玉裁晚年之“悔”原因考析	耿加進	265
清光緒語料《韻籟》日母的演化	竺家寧	271

段注《說文》的儒學傳統

李建國

語文出版社

【提要】 金壇段玉裁秉承孔子所開創的儒學傳統，信而好古，守道不渝，終生學習。他以數十年的精力，致力於音韻、文字、訓詁之學，研精覃思，注釋《說文解字》，成為清代由通人之學向專門之學的轉關。段注《說文》繼承弘揚了儒學精神，溫故知新，寓作於述，開啓了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和比較互證的研究方法。其治學精神和方法，迄今仍頗富啓迪。

【關鍵詞】 終生學習 考字通經 述而不作 方法創新

一、引言

清代乾嘉時期是中國儒學昌明、大師輩出、著述如林的時期。乾嘉諸老秉承儒學傳統，以復古為旗幟，以小學為津梁，運用科學方法，文理密察，研精覃思，使經史百家之學之研究達於極盛。就傳統語言學而言，繼古音學勃興之後，因端推究，《說文》學復起，由附庸蔚成大國。當時治其學者有段、桂、王、朱四大家之目，而金壇段玉裁無疑為四家之首；其所著《說文解字注》用力之勤、歷時之久、成就之大、地位之高，亦為四家之冠。段氏由研究古音學開其端，進而全面系統研究文字、聲音、訓詁之學，在經學、文獻學和語言文字學等領域做出卓越貢獻，成為乾嘉學者中既植根於儒學傳統又能開辟新境的代表人物之一。

二、篤信善道，學而不厭

中國儒學發端於春秋時代，孔子是私授儒學的開山大師。孔子年三十學有大成，及後不仕，乃更刪定諸經，以《詩》、《書》、《禮》、《樂》教弟子。教書授徒是孔子一生的職業。他並不承認自己是聖人，他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①又說：“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②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是他從教為學

① 《論語·述而》。見《四書集注》，鳳凰出版社2008年10月版。下引本書同。

② 同上。

最大的特點，他也以此自許：“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①又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②他用畢生的實踐，證明自己是“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的好學君子。^③

孔子以學為本，進德修業，學無常師，時時處處，不耻下問，向一切有道藝者學習，“溫故而知新”^④，成就了儒學開山大師的偉業。這是一種“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的終生學習的精神，它滋乳和養育了歷代中國學人，“篤信好學，守死善道”^⑤，尊師重教。由此出發，“用之則行，舍之則藏”^⑥，立德、立功、立言以垂名後世^⑦，幾乎是歷史上凡有大作為的士君子的共同價值取向。生當孔子之後二千多年的段玉裁，正是受孔子這種追求真理、終生治學精神哺育的一代大儒。

段氏出身於清貧讀書人家。其父“以赤貧，好學厲行，授徒嚴課程，善開導。謂食人之食，而訓其子弟，必求無愧於心。每誦先王父詩句云：‘不種硯田無樂事，不撐鐵骨莫支貧。’以是律己，教四子，務讀經書，勿溺時藝。”^⑧段氏恪守家訓，終生為學。他“自幼學為詩，即好聲音文字之學。”^⑨二十六歲中舉。二十八歲時，在京城結識戴東原，即大好其學，拜戴氏為師，精研傳統小學。後歷任貴州玉屏、四川巫山知縣。每於政事之餘，潛心為學，或漏下三更，篝燈修訂書稿，或與同官同道，以文會友，切磋道藝，成《六書音韻表》等書。四十六歲時，以父年已七十一，遂辭官歸養。從此專事學術，先後著作《古文尚書撰異》卅二卷，《詩經小學》卅卷，《毛詩故訓傳略說》卅卷。“復以向來治《說文解字》者，多不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因悉心校其訛字，為之注，凡三十卷。”^⑩先成長編《說文解字讀》，後隱括修訂成《說文解字注》，前後用時三十餘年，七十三歲完稿，至八十歲時，全書刻成問世。當年，段氏即逝世於蘇州。可以說，《說文解字注》是段氏畢生精研音韻、文字、訓詁，守死善道的光輝結晶，是用生命之火以“立言”的不朽巨著。王念孫稱其書是：“形聲讀若，一以十七部之遠近分合求之，而聲音之道大明。於許氏之說，正義借義，知其典要，觀其會通。而引經與今本異者，不以本字廢借字，不以借字易本字，揆諸經義，例以本書，若合符節，而訓詁之道大明。訓詁聲音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學明，蓋千七百年來無此作矣”^⑪，確為知言，毫無溢美之辭。

① 《論語·述而》。

② 《論語·公冶長》。

③ 《論語·學而》。

④ 《論語·為政》。

⑤ 《論語·泰伯》。

⑥ 《論語·述而》。

⑦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⑧ 《說文解字注》第1343頁，鳳凰出版社2007年12月版。下引本書同。

⑨ 《寄戴東原先生書》。見《說文解字注》第1371頁。

⑩ 《說文解字注》第1343頁。

⑪ 《說文解字注序》。見《說文解字注》。

段氏在其著述生涯中，安貧樂道，甘於寂寞，唯學術真理是求。他雖服膺戴東原，名列其門牆，但重道更甚於尊師。他與戴氏師生二人相與論韻，書信往還，先後十五年之久。戴氏開始不贊成段氏支、脂、之三部分韻之說，幾年以後，將古韻考訂一番，“斷從此說為確論”，於是寫信稱譽段氏：“此足下卓識，可以千古矣！”^①同時希望段氏“降心相從”，接受自己的古韻九類二十五部說。段氏未因師說而貿然相從。他以事實為根據，以學理為準繩，對於戴氏的尤、侯兩韻之分，支、脂、之三部并列，平仄通押之說未非等三者，“皆不敢為苟同之論，惟求研審音韻之真而已”。^②可是當江有誥在《江氏音學》中修正段說時，段氏反倒“降心相從”，接受了弟子的部份意見，並親為作序，廣為引譽。他如與友人論學，平等相待，切磋琢磨，“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③，毫不意氣用事，都是取義於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的儒學精神。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學問如海，只有具有大海的氣度和胸襟，方能成為學術大師，垂名後世。段注《說文》，於此可謂得之。

三、經學為體，小學為用

周代官學，分小學、大學兩部。《大戴禮·保傅篇》：“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冠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④小學為童子之學，所學“小藝”，即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之學，為初等基礎課程；大學為成人之學，所學“大藝”，即《禮》、《樂》、《詩》、《書》等六經中高級課程。《周禮》保氏教國子六藝，“五曰六書”，即識字和書法教學。“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至噴而不可亂也。”^⑤先識字方能讀書，能讀書方能知義理，所以文字是經藝之本。因為教學六書是小學之能事，後引申為小學之稱。漢初沿用秦法，以吏為師，《尉律》：“學童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為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⑥小學與干祿聯姻，字學可以求取功名，自會受到重視。但是自從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治國方略後，通經取仕成了讀書人步入仕途的唯一渠道，官吏多文學彬彬之士，“尉律不課，小學不修”^⑦，六書之學漸衰。《漢書·藝文志》將小學十家列入“六藝略”之末，漢代治小學者皆以經學名家，如揚雄、杜林之流，即使著作《說文解字》的許慎，亦是以“五經無雙”知名當世。由於時移世變，語言文字的變遷，漢以後以《說文》為圭臬的字學成為專門之學，但是小學為經學的附庸，經學為體、小學為用卻是一脈相傳的天下通識。

① 《答段若膺論韻書》。見《戴震集》，第9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5月版。

② 《寄戴東原先生書》。見《說文解字注》第1373頁。

③ 《論語·述而》。

④ 見方向東《大戴禮記匯校集解》，第377頁，中華書局2008年7月版。

⑤ 許慎《說文解字叙》。見《說文解字注》第1320頁。

⑥ 《說文解字注》第1314頁。

⑦ 同上。

自魏晉以降，方俗遞變，而聲音文字漸不相應。三代六經之音，久已失傳；其文之存於世者，後人多不能通。在這種情況下，要想通經明道，探究聖賢立言之本，就必須考文字，正音讀，以聲音求訓詁。清代顧炎武首倡其法：“故愚以為，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①顧炎武以音韻施於經學，开辟了以音求義的坦途，其後戴震繼起，更將文字、音韻、訓詁三者結合起來研究經學，遂為小學研究確立楷模。戴氏說：“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後以成詞者，未有能外小學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躐等。”^②戴氏是乾嘉學者的翹楚，段氏師承其學，遵循經學為體、小學為用的宗旨，注釋《說文》。他說：“聖人制字，有義而後有音，有音而後有形。學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義。治經莫重於得義，得義莫切於得音。”^③“故《說文》、《爾雅》相為表裏，治《說文》而後《爾雅》及傳注明。《說文》、《爾雅》及傳注明，而後謂之通小學，而後可通經之大義。”^④審音、考字、治經，就是他著書立說的宗旨。他以音學施於《說文》，執聲音的管鑰，打開了研治《說文》的大門，登堂入室，《說文注》一舉而為研治經學的訓詁要典和研究古文字學的必備參考書。以字考經，以經考字，最終為通經明道服務。這是兩千年來字學研究的終極目標和基本方法，至段注《說文》而總其成。段氏評價許慎《說文》時說：“要之，無此等書（按，指許以前小學書）無妨也，無《說文解字》則倉、籀造字之精意，周、孔傳經之大旨，蘊蘊不傳於終古矣。”^⑤這段話用來評價《說文注》之於前此的字學研究，一點也不為過。

四、信而好古，述而不作

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著《春秋》，晚年喜《易》，韋編三絕，作“十翼”，以究天人之際，以通古今之變。孔子著述的理念和方法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⑥。過往的解釋，訓“作”為“創立”、“創新”之義，故以為孔子崇信古代經籍，只好傳述前聖之言而不事創作。這其實是對孔子的誤解。“述而不作”之“作”，用孔子自己的話說，就是“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⑦。他只是反對“不知而作”，而主張“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和“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⑧，並非不作。傳述的取舍存去之間，必有決斷和新解，否則“溫故而知新”就成了空話。孔子是夏、商、周三代文化的集大成者：“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

① 《日知錄》卷二十七。

② 《古經解鈎沉序》。見《戴震集》，第19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5月版。

③ 《廣雅疏證序》，中華書局1983年5月版。

④ 《說文解字注》第1343頁。

⑤ 同上。

⑥ 《論語·述而》。

⑦ 同上。

⑧ 同上。

之事也。”^①就是說，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一家之言，前代學術文化經孔子“得其分”而“有條不紊”，達到最新的歷史高度。承前啓後、繼往開來的學術大師，沒有不是總結既往、創發新知、自成一家的。不過孔子主要採取了“寓作於述”的方式罷了。

孔子的“述而不作”，要求著述者一要言必有據，小大有證；二要遵修舊文而不穿鑿；三要聞疑載疑，不知蓋闕。即凡著書立說，都應言不空發，論不虛作，“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實事求是。一句話，“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②這種理念和著述方法，奠定了後世儒學著作的基本格局，這就是用注解的體式以詮釋經文、闡發義理。發端於先秦而後代沿用的注經體式至漢代基本完善。南北朝時期汲取了佛家說經的方法，更演變爲既解經又釋注的注疏體，從而成爲儒學研究陳陳相因的主要體式。今存《十三經注疏》就是這種體式的遺存，今人在整理古籍時，仍然離不開這種體式。這種著作體式，以述爲經，以作爲緯，在傳述經文、推介前人解釋時，注入自己的理念和見解，遵古而用今，於繼承中求創新，累積地層級地匯聚歷代學術研究成果。在這種體式的著作中，一可資比較鑒別，從歷代的資訊中品評抉擇，擇善而從；二可資鑒往知來，發現問題，開掘新的課題；三可資後起者繼續研究“闕疑”的問題，加深和完善經典義理的闡釋；四可資辨章學術，考竟源流，知古今之變。可以說，這是信古、好古、釋古、研古的集約式的最佳著作體式，超越了多少不知而作的空頭高文。

段玉裁幼承家訓，“不種硯田無樂事”，“於周秦兩漢之書無所不讀，於諸家小學之書靡不博覽”^③，數十年精研《說文》，正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④的好古樂道精神的傳承。他先逐字考證，作成長編，最後刪繁就簡，音、形、義一以貫之，完成《說文》全書的注釋。他之所以採用這種注釋的體式，固然由他信而好古、崇敬《說文》的字學之祖的經典地位決定，也是因爲注疏體式更便於將散無友紀的文字研究撰成系統的學術著作。清代《說文》四大家的研究重點不同，但著述體式無一例外地採用注釋，說明“述而不作”的儒學傳統具有深厚的滋生土壤。

五、金聲玉振，繼往開來

清初學人，親歷喪亂，懲元明學風空疏，力矯時弊，主倡經世致用，研治經史百家，取漢唐注疏及宋元明各家之說，擇善而從，所以治學淹貫古今，博大兼綜。如清學的奠基人之一的顧炎武，一生手不釋卷，於書無所不觀，學思結合，爲救亡而讀書治學。他創作《音學五書》，古音學始成體系，爲清代樸學的發展奠定基礎。但其志在經世復古，故詳於考音，略於求義，小學僅具大法。雍乾之世，紀綱既張，天下大定，清廷誘以利祿，繩以嚴刑，學者

① 《孟子·萬章下》。

② 《論語·子路》。

③ 盧文弨《說文解字讀序》。見《說文解字注》第1351頁。

④ 《論語·公冶長》。

轉以稽古爲事，不復言經世之學。唯戴震繼清初諸老之後，將漢儒的求實精神與宋人創新精神結合起來，以明制數而求義理，即通過考證名物訓詁以達通經明道的目標。他說：“聖人之道，在六經。漢儒得其制數，失其義理；宋儒得其義理，失其制數。”所以“治經先考字義，次通文理，誌存聞道，必空所依旁。”^①因了這種好學深思的精神和“執兩用中”的方法，所以他治學“審名實，重佐證，戒妄牽，守凡例，斷感情，汰華辭”^②，實事求是，不主一家，爲乾嘉學術繁榮開辟了康莊大道。

段玉裁師承戴氏六書“四體二用”的理論^③和“以字考經，以經考字”的方法^④，著作《說文解字注》。目的很明確，就是從治音入手，以音學施於文字，審音、考字、求義而治經學。

段注《說文》是傳統字學的研究的集大成，也是乾嘉學者棄置義理，專事考據，做專門之學研究的代表。最早的《說文》注本的是北宋徐鉉的《說文系傳》，段氏充分利用了徐鉉研究的成果，如《說文繫傳》中以許說解古書，標注古書假借，說明古今字，闡發引申義，辨聲誤，舉別義，明條例，訂訛補闕等。在此基礎上，段氏用其所長，寓作於述，將音韻、文字、訓詁、校勘、考證淹貫全書，發凡起例，自成一家之說。從著述方法上說，段氏對傳統儒學也是金聲玉振、并有發展者。

（一）統計法

許慎的《說文》，是中國第一部有理論、有條例的字典，於“六藝群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艸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⑤。它所追尋的是古人造字的本形、本音、本義，并且“至於小大，信而有證”^⑥。因此，要將形音義貫通起來注釋這部百科式字典，毫無疑問是一件系統工程。

爲了完成這件系統工程，首先必須做好材料使用的統計工作。段注《說文》之前，先由音韻入手，窮盡性地統計諧聲字用韻、《詩經》用韻及群經用韻的分布情況，制定古音爲十七部，著作《六書音韻表》：“知此而古指事、象形、諧聲、會意之文舉得其部份，得其音韻，知此而古假借、轉注舉可通”^⑦；“蓋將使學者循是以知假借、轉注，而於古經傳無疑義”^⑧。在此基礎上，以十七部古音統攝《說文》9353字，在《說文》的框架內，逐字析形、辨義、定音，厘清其內部形、音、義之間的關係以及外部字與字、字與部首、部首與部首之間的關係，考訂書證用例，校勘文字衍訛，先作長編《說文解字讀》，再由博返約，取精用宏，著成《說文解

① 《與方希原書》。見《戴震集》，第18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5月版。

② 《太炎文錄》卷一。

③ 《說文解字注》第十五卷上第1308頁：“戴先生曰：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者，字之體也。轉注、假借二者，字之用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④ 陳煥：《說文解字跋》：“煥聞諸先生曰：‘昔東原師之言，僕之學不外以字考經，以經考字。余之注《說文解字》也，蓋竊取此二語而已。’”見《說文解字注》第1350頁。

⑤ 《說文解字注》第1345—1346頁。

⑥ 《說文解字注》第1321頁。

⑦ 吳省欽：《說文解字注序》。見《說文解字注》第1367頁。

⑧ 《寄戴東原先生書》，《說文解字注》第1373頁。

字注》。這裡運用的是統計學的原理，從材料的統計起手，一絲不苟地不避煩瑣地準備著作材料。此即今日所謂的量化分析之發端也。

（二）歸納法

在統計和使用材料的過程中，鑒偽取真，去蕪存精，比例而知，得其條理，此即歸納法。許慎著《說文》，不曾明白標示凡例。《顏氏家訓·書證篇》首稱《說文》“隱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①可是段氏以前研究《說文》的人多不能通其條例，考其文理。徐鍇《說文系傳》略有涉及，如《部叙》中推陳五百四十部次第之義，而對《說文》全書體例，則未曾詳述。段氏認為必須“通乎《說文》之條理，斯可以治小學”，因此特別注意歸納和闡發許書體例，將它看作研治《說文》的綱領。這些條例，有注於一字一句之下的，如《說文·一部》“弋”下：

此書法後王，尊漢制，以小篆為質，而兼錄古文、籀文，所謂“今叙篆文，合以古籀”也。小篆之於古籀，或仍之，或省改之；仍者十之八九，省改者十之一二而已。仍則小篆皆古籀也，故不更出古籀；省改則古籀非小篆也，故更出之。

有注於一部之末的，如《說文·一部》末：

凡部之先後，以形之相近者為次；凡每部中字之先後，以義之相引為次，《顏氏家訓》所謂“隱括有條例”也。

全書有關《說文》體例的說明約五六十處之多。受此啟示，後來王筠有《說文釋例》一書，推崇說：“段氏書體大思精，所謂通例，前人所未知。”

因為注釋許書，涉及到經史百家，又要引經證字，以字證經，故段氏因端發揮，衍及經傳注釋體例，往往亦言其凡。如《說文·示部》“毳”字下注曰：

凡言“讀若”者，皆擬其音也。凡傳注言“讀為”者，皆易其字也。注經必兼茲二者，故有“讀為”，有“讀若”。“讀為”亦言“讀曰”，“讀若”亦言“讀如”。字書但言其本字、本音，故有“讀若”，無“讀為”也。“讀為”、“讀若”之分，唐人作《正義》已不能知，“為”與“若”兩字，注中時有訛亂。

此外，段氏著書，亦自有體例，每見於書中。如《一部》“一”下注曰：

凡言一部、二部至十七部者，謂古韻也。玉裁作《六書音均表》，識古韻凡十

^① 見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第45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版。

七部。自倉頡造字時，至唐虞三代、秦漢以及許叔重造《說文》曰“某聲”，曰“讀若某”者，皆條理合一不紊，故既用徐鉉切音矣，而又每字誌之曰“古音第幾部”。又恐學者未見《六書音均表》，不知其所謂，乃於《說文》十五篇之後，附《六書音均表》五篇，俾形聲相表裏，因尚推究，於古形、古音、古義可互求焉。

段氏用歸納法發凡起例，然後推衍開來，訂正訛誤，釋疑解難，復原《說文》，理解許書原旨，同時言簡意賅地闡發了許多字學原理。自段氏作注之後，《說文》才成為可讀之書，許學始大顯於世。在量化分析基礎上，通過歸納總括而得出理性結論，此即今日之定性分析法。

（三）因形求義和因聲求義

段氏認為，《說文》中字多為本義，而古書傳注中多假借字引申義。他說：“許以形為主，因形以說音說義。其所說義與他書絕不相同者，他書多假借，則字多非本義，許惟就字說其本義。知何者為本義，乃知何者為假借，則本義乃假借之權衡也。”^①因形求義是根據《說文》作為“形書”的特點而制定的方法，段氏的學生江沅在《說文解字注後序》中說：“許書之要，在明文字之本義而已。先生發明許書之要，在善推許書每字之本義而已矣。”^②字的本義確定了，就找到了字義的源頭，字義的發展脈絡便清楚了。所以段氏說：“凡字有本義焉，有引申假借之餘義焉。守其本義而棄其餘義者，其失也固；習其餘義而忘其本義者，其失也蔽。”^③段氏以字之本義為權衡，貫通本義與引申假借之餘義，觀其會通，考其源流，揭示了字義發展的系統性。

段氏精研古音，在制定《六書音均表》的過程中，認識到聲義相依，“同聲之義必相近”；聲義同源，“凡字之義必得諸字之聲”；提出“音隨時代遷移說”。以此考察文字語言的淵源流變，看到文字起源於聲音，不過是記錄語言的符號。他說：“故文字之始作也，有義而後有音，有音而後有形，音必先乎形。”^④因此，學者之識字，必審形以知音，審音以知義。研究《說文》，必須形音義三者互求。他說：“許君之書，主就形而為之說解。其篆文，則形也。其說解，則先釋其義。若元下云‘始也’，丕下云‘大也’是也。次釋其形，若元下云‘從一從兀’，丕下云‘從一從不’是也。次說其音，若‘兀為聲’，‘不為聲’，及凡‘讀若某’皆是也。必先說義者，有義而後有形也。音後於形者，審形乃可知音，即形即音也。合三者以完一篆，說其義而轉注、假借明矣，說其形而指事、象形、形聲、會意明矣，說其音而形聲、假借愈明矣。一字必兼三者，三者必互相求；萬字皆兼三者，萬字必以三者彼此交錯互求。”^⑤三者交錯互求中，尤當以古音求古義。因為從本質上說，文字是語言的載體，是記寫音義的符號，因聲求義才是根本大法。段氏繼顧炎武、江永之後，分古韻為十七部，自成體系；然

① 《說文解字注》第 1343 頁。

② 同上書，第 1349 頁。

③ 《經韻樓集》卷一。

④ 《說文解字注》第 1186 頁坤下注。

⑤ 同上書，第 1322 頁。

後用十七部古音變轉規律來通訓詁，說明文字的孳乳通借。全書因聲發凡八九十端，都是因聲求義得出的規律性的結論。

(四) 字書經書，貫穿互證

段氏在具體求證字形、字音、字義時，發展了戴震“以字考經，以經考字”的方法，擴展為“以經注許，以鄭注許，而尤要以許注許”。^① 他博稽群書，上自先秦，下至唐宋，幾於無書不觀。清代王念孫《讀書雜誌》、盧文弨《群書拾補》校訂群書，嘉惠士林，以博大著稱。段注《說文》中所校釋的古書，比王、盧兩家的範圍更廣。據不完全統計，段注所校釋的古籍共三百餘種，其中如《毛詩》、《左傳》、《史記》、《國語》、《莊子》、《楚辭》等近三十種，每種達一百條以上。段氏以經學為小學的根據，以經證字，以字證經，被稱為“百世不易之法”，良有以也。

六、結 語

清代乾嘉時期壇名學壇并執學術牛耳的人是戴震。戴氏是皖派的開派大師，他繼承了顧炎武的音韻、訓詁之學及其方法，加以條理發明，以經學研究為中心，衍及文字、音韻、訓詁、史學、天算、水地、禮制、哲學諸多方面，把清代學術推向鼎盛。他主張將義理之學與考證之學相結合，通過文字、音韻、訓詁三者的綜合考證以研究經學，旨在通經明道。他治學實事求是，不主一家，淹博精審，注重創新，尤講研究法。段玉裁與其後的王念孫同出戴氏門下，師承其說，但各主專門，遂由通人之學轉而為專家之學，并自名其家。段氏主文字，以經證字，以字證經，形、音、義貫穿證發，所著《說文注》成為傳統字學研究之冠；王氏主訓詁，因聲求義，通貫古今，形、音、義“六者互求”^②，所著《廣雅疏證》、《讀書雜誌》，是傳統訓詁學研究的高峰。他們兩人珠聯璧合，相得益彰，共創輝煌，將清代小學研究推向極致，被後世稱成“段王之學”。

和段氏一樣，王念孫致仕為學，以十年之功著成《廣雅疏證》，又差不多用了畢生心血，廣泛收集材料，著作《讀書雜誌》。他們都傳承了中國士君子的毅誌、恒心以及篤信好學的精神，治學為己不為人。^③ 治學“為己”，則進德修業，守死善道，義無反顧，立言不朽；治學“為人”，則專事浮華，沽名釣譽，唯利是圖，終至曇花一現。只有守道不渝，心無旁騖，畢生致力於學術研究，方有大成。

段、王著書立說，都取“述而不作”的法式，對經典進行詮釋考證，保持“多聞闕疑，慎言

① 《與劉端臨第二十三書》，見《段王學五書》。

② 段玉裁《廣雅疏證序》：“小學有形、有音、有義，三者互相求，舉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義，有今義，六者互相求，舉一可得其五。……懷祖氏能以三者互求，以六者互求，尤能以古音得經義，蓋天下一人而已。”

③ 《論語·憲問》：“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